

留

高

迷

林

籀高述林卷二

瑞安孫詒讓

加席重席說

禮經陳設筵席之法有二有加席

鄭周禮注所謂藉之曰席凡席皆在

筵上有重席

鄭所謂鋪陳曰筵散文筵席通

各自爲等數不相道襍故

司凡筵說加席者不涉重席禮器說重席者亦不涉

加席而說禮者不能研覈輒凡爲率傅強合二者爲

一遂如治絲而棼矣今爲別白之曰凡異席而增益

設之者爲加席司凡筵云凡大朝覲大饗射封國命

諸侯王位設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加次席黼純祀

先王昨席亦如之此三種席有二加也諸侯祭祀席

蒲筵纁純加莞席紛純昨席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

筵國賓於牖前亦如之此二種席有一加也又云甸
役則設熊席凡喪事設葦席其柏席用荏黼純此一
種席無加也禮公食大夫經宰夫設筵加席記云司
宮具几與蒲筵常緇帛純加荏席尋玄帛純又云上
大夫蒲筵加荏席其純皆如下大夫純此亦二種席
一加也鄉飲酒禮賓若有遵者諸公大夫席于賓東
鄭注諸公大夫有諸公則辭加席鄉射禮大夫辭加
大國之孤席同燕禮司宮筵賓于戶西東上無加席也小臣設
公席于阼階上西鄉設加席若有諸公席于阼階西
北面東上無加席大射儀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
鄉司宮設賓席于戶西南面有加席又諸公無加席
與燕禮同此有加席者爲二種席無加席者皆此一

種席也凡此皆加席之見於經者也凡同席而重案設之者爲重席禮器云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又云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亦謂諸侯也書顧命云牖間南嚮敷重篋席黼純西序東嚮敷重氍席綴純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西夾南嚮敷重筓席玄紛純亦謂王禮五重也鄉飲酒禮遵者席于賓東公三重大夫再重燕禮主人獻卿司宮兼卷重席設于賓左東上卿辭重席大射儀同曲禮亦云客徹重席主人固辭此謂孤卿三重大夫以下再重也凡此皆重席之見於經者也凡加席自一加至再加爲最隆無三加以上重席者自再重以上至五重爲最隆一席則不成重故經無一重之名下鋪之筵有重

無加上藉之席有加無重生人之席有不加無不重
不重者禮器所謂鬼神之祭單席是也經典凡生人
席有加者其最下之筵皆重席不待言也若然天子
席五重司几筵設莞筵加纁席又加次席者蓋初設
莞筵五重後加纁席再加次席皆不重一正二加凡
七席也顧命重篋席底席豐席筍席皆以一席五重
設之而上則無加席也天子臥席當亦兩種席一加
故詩小雅斯干云下莞上簟蓋下鋪莞筵五重上加
簟席不重凡六席也周禮玉府掌下衽席鄭注
云衽席單席也賈疏謂單席卽
簟席是也凡在上之加席皆不重故云單席此可證
單席非無加之謂也斯干孔疏謂天子以下至士臥
席同然則臥席下莞席皆諸侯亦三重司
重大夫士亦再重上簟席尊卑並同諸侯席三重司
凡筵祭祀設蒲筵加莞席昨席莞筵加纁席初設蒲

筵莞筵皆三重後加莞席纁席皆不重一正一加凡

四席也燕禮公席有加其甸役熊席嚮事葦席荏席

為鬼神設則皆無加亦不重禮記大饗君酢席三重

者此謂諸侯饗賓亦莞筵三重也卿大夫席再重孤

卿殊異之或三重公食大夫禮蒲筵加荏席初設蒲

筵再重後加荏席不重一正一加凡三席也鄉飲酒

禮大射儀鄉鄉飲酒禮公席三重者公即大國之孤

公食記注云孤為賓則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也然

則孤席亦初設莞筵三重後加纁席不重一正一加

凡四席也若鬼神之單席則不重司几筵諸侯祭祀

席蒲筵加莞席此為生人設者有加席又有重席為

鬼神設者則唯有加席無重席單席者不重之名不

述二

害其上之有加也若然生人席無貴賤皆無不重是

禮器大夫再重爲最少之數命士以下不可復減

金齋謂禮器不言士之席以士所謂禮窮則同也少牢

正一席不可言重故略之誤特牲饋食禮爲侯國大夫士祭禮其設席不箸重數

亦無加文蓋亦當再重而不加賈公彥誤以加席爲

卽重數遂謂彼禮唯一重席不知一重卽是不重之

單席生人席無是法也是故禮經通例各依舊次爲

重席之數而禮隆則有加禮殺則無故燕禮賓及諸

公皆無加席鄭注云無加席燕私禮屈也

燕禮以大公亦孤無加席者筵上無所加非無重之謂也重席

卿也爲禮之正加席則爲禮之盛故不敢當盛禮則有辭

加席者如鄉飲酒禮遵席大夫有諸公則辭加席委

于席端公即大國之孤主人不徹無諸公則大夫辭加席主

人對不去加席卿射禮同辭加席者辭筵上之席而

非辭其下之重筵也重席雖爲正禮若有所謙則亦

有辭之者如鄉飲酒禮遵席公三重公升禮辭一席

使一人去之注云辭一席謙自同於大夫燕禮卿辭

重席司宮徹之大射儀同注以爲辟君案此疑亦謙

席者辭其在下筵之重數而非辭其上之加席也且

於同席多重中辭去其一辭重席者又非唯藉單席

也凡辭重席者必三重以上卿飲酒之公席本有三

重辭一席者於三重席中去其一重尙有再重在大

夫止再重若使徹去一席則成單席矣故公辭重席

大夫則不辭重席而辭加席注云加席上席也明所

辭者上之加席其下重筵固不辭也以此證之燕禮
輕大夫爲賓及諸公皆無加席則卿亦無加席可知
而司宮猶爲卿設重席以鄉飲酒諸公例之燕禮及
大射之卿疑亦三重席故辭重席卽徹之若止再重
是不可徹則亦不當辭矣注云辟君疑因君席亦三
重但上有加耳卿雖無加而猶不敢同君三重席故
辭卽徹之依禮器說三重爲諸侯之正法則孤卿疑
爲設三重故有辭徹之法若正禮則不必辭亦不可
徹也若然諸侯正法三重殊異之或上公亦可增爲
四五重但經於此可證加席隆於重席故加席初設
無見文耳時或卽無之重席則必待其辭乃徹也鄭燕禮注說
卿辭重席云重席重蒲筵緇布純也重席雖非加猶
爲其重累去之辟君也其分別重席加席甚明而釋

鄉飲酒不去加席云大夫席再重又釋鄉射禮不去

加席云不去者大夫再重席正也賓一重席

凡再重止是二

席再降卽不重是又以有加席爲再重無加席爲一

重其說遊移不定義疏家不復能辨遂牽合玉藻天

子諸侯大夫重席之數以釋禮經之加席如司几筵

王席下五重筵上二加凡七席其祭祀爲神設席下

莞筵亦不重則止三席然與諸侯席三重實不同而

禮器孔疏引熊安生說以司几筵王席一正二加卽

爲三重謂彼祭祀專據時祭故止三重禮器天子五

重爲指大禘其禘祭則四重又司几筵諸侯祭祀及

昨席皆下三重筵上一加凡四席與禮器諸侯三重

及君三重席之文不相礙也而熊氏亦謂彼蒲筵莞

席卽爲二重爲時祭及禘祭席其大禘則諸侯當如

禮器所云三重席諸公當四重席此諸公爲五等爵之首與禮經諸公

爲孤賈公彥孔穎達皆從之依其說則天子三席諸

侯二席禮成非盛旣蒞五重三重之文神席則天子

一正二加諸侯一正一加加亦爲重又違單席之義

進退失據其義明矣而孔氏又據熊義以釋顧命四

重席謂依司几筵三重席篋席下當有纁席與莞筵

二重其底席豐席筓席亦然但不能定其爲何席不

知王席當五重顧命四坐分陳四席竝爲五重席其

上則無加席也凡此諸義皆由不知加席專指上席

而言不係乎下筵之重與否重席又專指下筵而言

亦不係乎上席之有加無加加與重各自爲等數強

合爲一必不相協削趾適履舛迕彌甚六朝義疏家

惟皇侃釋禮器君三重席云三重者有四席謂鋪莞

筵三上加縹席一

據司凡筵諸侯昨席
文皇說見禮器疏

其說最精析

近代經儒則張稷若亦知加席重席有異席同席之
別而未能大鬯其義此外諸家各以意爲之說繳繞
糾互皆不能得其要領如陳祥道說司凡筵王席則
謂所加次席縹席皆重與下莞筵而五諸侯縹席亦
重與下蒲筵而三以傳合禮器之文是謂有重席無
重筵正與禮經相迕近金誠齋又謂禮器天子席五
重諸侯席三重卽司凡筵之五種席三種席是以一
種爲一重不知周禮王五席諸侯三席不同時並用
且又何以處顧命之四席乎今謹據司凡筵加席禮

器重席而以禮經疏通證明之俾知加數與重數兩不相涉亦兩不相礙而後禮經筵席之等例巋然可說矣

臺下說

春秋文公十八季經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穀梁傳云臺下非正也諸家傳注皆不言臺下爲何地以諸侯門制攷之臺當卽門臺臺下蓋卽路門之塾也禮器云天子諸侯臺門又曰家不臺門注云闔者謂之臺孔疏云兩邊築闔爲基基上起屋曰臺門定五年經夏五月雉門災及兩觀而昭二十五年公羊傳載子家羈之言以設兩觀爲僭天子何休注云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蓋諸侯

三門兩邊皆築臺起屋惟雉門在三門之中築土特高爲一觀觀亦謂之闕穀梁桓三季傳所謂闕門是也魯雉門復僭天子禮爲雙闕經所謂兩觀是也內而路門外而庫門則皆爲臺而不爲闕禮記所謂臺門是也左定三季傳云邾子在門臺臨廷說文云廷朝中也經典凡言廷者皆指路門外治朝之廷其路門內內朝之位則謂之庭兩字殊別邾子登路門之臺故適外臨治朝之廷也又公羊宣三季說晉靈公使諸大夫皆內朝然後處平臺上引彈而彈之內朝卽路寢庭之朝凡常朝皆於治朝不於內朝則不必入路門靈公特使諸大夫入內朝則必由路門而入故得於門臺之上彈之公羊之臺上卽路門之上明

經之臺下卽路門之下二文互證其義昭然凡門內外皆有左右塾塾當門臺之旁而門臺之屋高出兩塾之上故塾亦通謂之臺下文公薨於臺下者蓋適居路門內之塾也凡諸侯燕居在小寢齋及聽政則居路寢疾病必齋故亦居路寢莊公三十二年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穀梁傳云寢疾居正寢正也以齋終也是也然則文公之居臺下者何蓋以閏月也經書二月丁丑杜預長厯是季二月甲寅朔則丁丑爲二十四日近羅士琳春秋朔閏異同以開元占經古六厯及漢志三統厯攷之是季惟顓頊厯與杜同殷魯厯則二月丁卯朔丁丑爲二十三日黃帝夏周三統厯則二月無丁丑注曰楨古今長術推周厯是季

閏正月甲寅朔丁丑爲閏月之二十四日二月癸未朔無丁丑六憲舛異無由定經之必用何厯然居臺下爲閏月之禮則固塙鑿無疑也周禮大史云閏月詔王居門終月鄭注云門謂路寢門也玉藻注亦說天子每月聽朔於明堂反居路寢閏月則聽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以此推之諸侯無明堂常時當聽朔於廟而反居路寢閏月當聽朔於廟門而亦反居路寢之門齋居與聽政之居同蓋宗常月於路寢閏月於路寢之門門基不可居惟兩塾可居則齋居必於門塾可知文公蓋猶循是禮其得疾適當閏正月故不居路寢而居臺下因遂薨於是否則依正禮固當於路寢段台卽安則亦當於小寢而乃別

居臺下使非適直閏月必不如是矣然則以周禮周
厯合證之公薨實以閏月丁丑而經書二月者或沿
舊史駁文或傳春秋者以顓頊殷魯厯追改之春秋
經傳月日舛誤不可枚舉固不足異也夫閏月居門
人君之正禮文公齋終得正與僖公薨於路寢正同
知臺下之爲門塾則知文公之尙守周禮知居臺下
卽閏月居門之制則知魯之本用周厯而魯厯爲秦
漢疇人假託之本此二千季不傳之經義也乃三傳
以來眇有能發明之者惟穀梁以非正發傳此與莊
三十二季傳寢疾居正寢正也文義相應蓋正與常
義本相成臺下非公常居之所惟閏月乃居之非正
猶非常云爾非厯其不當居此也而范武子諸儒不

達斯義以經不書閨遂不復深求其故但見其不居
路寢卽以非正爲譏辭蓋漢晉大師已不復能辨矣
今參互校覈知文以正終實與周禮周麻冥符無閒
或亦春秋家一異聞乎

石染草染鄭義述

古禮經冠服以色辨等淺深正閒衰次秩然而同色
又以石染草染爲尊卑隆殺之別鄭君周禮論語注
所論甚詳此亦治襍服者所宜辨也周禮染人掌染
絲帛凡染夏纁玄秋染夏鍾氏染羽以朱湛丹秫三
月而熾之三人爲纁五人爲緇七人爲緇爾雅釋器
云一染謂之縹再染謂之赭三染謂之纁又鄭注鍾
氏以玄爲六入此皆石染也鄭注染人云玄纁者天

地之色以爲祭服石染當及盛暑熱潤始湛研之三
月而后可用此明石染之色尊故祭服必用之也又
注論語鄉黨云紺纁石染此明紺纁與祭服玄纁色
相近同爲石染亦尊之不可褻用也石染者研石湛
熾之以染黃赤之屬用丹青之屬用青故周禮職金
所掌有丹青鄭注云青空青也說文云丹巴越之赤
石也丹卽丹沙與空青同爲染石染黑則用涅淮南
子倣真訓云以涅染纁則黑於涅高注云涅礬石也
染人賈疏引淮南
書緇作紺蓋
所據本異是也書梓材云丹牒釋文引馬融
云牒善丹也山海
經又有青牒白牒黑牒蓋皆染石之屬也其用草木
葉實以染者則謂之草染故論語鄭注云紅紫草染
周禮掌染草云掌以春秋斂染草之物以權量受之

以待時而頒之注云染草茅蒐橐蘆豕首紫荊之屬
而地官敘官注又云染草藍蒨象斗之屬此苳草染
之所用也以染色言之茅蒐所以染蒨說文蒨茅蒐
日艸苗茅蒐也茅蒐茹蘆可以染絳爾雅釋草茹蘆
茅蒐郭注云今之蒨也可以染絳士冠禮記云今齊
人名蒨爲蒨國語晉語韋注云茅蒐成蒨也
人个終草也急疾呼茅蒐成蒨也
本草陳藏器云黃櫨豕首與藍所以染青藍
也月令仲夏毋艾藍以染爾雅釋草云荊藺豕首郭
注云本名曰菟藍一名蟾蠩蘭今江東呼稱豕首本
經云天名精一名蝦蟇藍一紫荊所以染紫
名豕首案豕首蓋藍之別種
借字爾雅釋草菟藍莛草郭注云可以染紫一名莛
本草經云紫草陶弘景注云今染紫者蓋卽紫荊也
又別有蒨草可以染流黃又可以染綠說文云蒨草
也可以染蒨黃續漢輿服志劉注引徐廣云蒨草名
也似染似綠又云似紫又通作盤漢書百官公卿表
藍綬注謂灼云熱草名也出琅邪平昌縣似艾可染
緣因以爲綬名急就篇顏師古注云綬蒼艾色也東
海有草其名曰蒨以染此色因名綬云案此蒨並與

此類似

象斗所以染阜

說文草斗標實也一日象斗

人謂標

爲其子爲阜或言標斗賈疏云象斗其殼爲是皆所謂

草染也

釋草郭注及本草所說草木可染者甚然則

縗也縗也縗也絳也朱也赤也緌也紺也青也玄也

縗也此諸色之等皆石染也韎也蒨也紫也阜也藍

也此諸色之等皆草染也石染之色尊以爲祭服如

五冕用玄爵弁用緌其服皆用玄縗玄冠服用玄及

緌皆用石染唯韋弁服用韎韋爲弁且以爲衣裳獨

爲草染故爲戎服不用以祭祀其他褻服及純緣之

屬則多用草染其等差至嚴不容提也是故論語云

君子不以紺緌飾紅紫不以爲褻服鄭注云紺緌紫

玄之類也紅縗之類也玄縗所以爲祭服等其類也

紺緞石染不可爲衣飾紅紫草染不可爲褻服而已
此分別石染草染甚明蓋以紺緞本用石染可用爲
祭服與玄相類故不可輕用爲衣飾純緣之等若紅
紫則本用草染其色既卑以其近於石染之纁不用
爲私褻之服明可用爲衣飾若然紺緞既不可用爲
衣飾則褻服之不可用更不必論矣鄭君之惜大較
如是自今本皇侃論語義疏引鄭注譌紺緞石染與
木染於是石染草染之外又增一木染不知紺用涅
染唐本淮南書有明文緞又爲鍾氏石染之五入其
不得爲木染皆彰灼無疑凡用木葉實以染古通謂
之草染故周禮掌染草止云斂染草不云木明草可
眩木也鄭釋染草所說橐蘆象斗皆出於木而與茅

蒐諸草物錯舉是鄭亦謂染草內兼有木也若然周
經漢注皆不分草木皇疏爲傳寫之誤無疑唯杜氏
玉燭寶典引論語注正作紺緌石染可據以校正而
乾嘉經儒治鄭學者皆未見寶典不悟皇疏文有譌
互遂以天木與草染穿穴辯論全失鄭指而論語之
義亦因而不明此不可不辯也

釋周成王元季正月朔日廟祭補正鄭君書注詩箋
義

周宗廟內祭備於周禮大宗伯六享皆祭以首時薦
以仲月而禘祫殷祭行於其閒故司尊彝謂之四時
閒祀蓋聖人制禮斟酌於疏數之中者意至精密其
非時告祭則又時常舉不可豫定要亦必因其時

地肅離將事苟其繁數太過而不顧其力有不逮時
有不給揆之聖人敬事追孝之旨必不如是矣周成
王元季正月於夏正爲仲冬本非時享之月而鄭君
說是月朔日廟祭見於書注詩箋者有正祭一告祭
三崇朝之閒大祀疊舉重複繁瀆義頗難通謹條舉
而詳論之書雜詁云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
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孔疏引鄭注云歲成
王元季正月朔日也以朝享之後用二特牛禘祭文
王武王於文王廟使史逸讀所作冊祝之書告神以
周公其宜立於後者謂將封伯禽也是非時而特假
祖廟故文武各特牛也蓋依鄭論語周禮注義凡月
朔天子皆先以特牛告朔於明堂旣告而反則依時

享正禮徧祭羣廟謂之朝享故司尊彝注朝享謂朝
受正於廟是皆每月朔之常禮但鄭謂用太牢則不
用特牛明用特牛於文武爲周公立後之告祭則是
日特舉之勑典於祭後行之者也而詩箋則是日又
有告卽位之大祭詩周頌敘云烈文成王卽政諸侯
助祭也鄭箋云新王卽政必以朝享之禮祭於祖考
告嗣位也詩疏謂烈文言卽政助祭是王自祭廟告
己嗣位徂誥祭文武是告封周公二禮必不得同當
是先以朝享之禮徧祭羣廟告己嗣位於祭之末卽
敕戒諸侯事訖乃更以禮禘祭文武於文王廟以告
封周公也諦審孔義蓋謂是日先有朝享之祭祭後
又別依此禮祭告卽位朝享之祭止祭五廟孔疏

竝據祭法以朝享爲卽月祭告卽位則徧及七廟卽
二祫無月祭是止及五廟也告卽位則徧及七廟卽
告祭爲非常大典二其祭自在朝享之後更端重舉
祫宜亦在告祭之列不徒與告立周公後事義迥異也若然依鄭孔義是
日蓋用特牛告祭明堂者一文王廟者一太牢朝祭
五廟者一告祭七廟者一綜其辜較一日之間凡四
有事於祭而周歷羣廟則前五後七加以明堂及文
王廟通凡十有四舉矣至於禮樂之緝節則又不勝
僂指數蓋朝享大祭備九獻始朝五廟爲獻者已四
十有五舉繼告七廟則爲獻者又六十有三舉是皆
王親蒞事不得攝代而加爵旅酬王所不與者尙不
在此數其樂則依鄭君大司樂注說大祭必備六舞
王亦親在舞位大磬九變大夏大武皆六變

大夏六成見周

書世俘篇大武

雲門大咸大濩無明文然至少亦必

不下六變通約計之每祭樂舞至少亦有三十九變

是祭五廟者樂已百九十五變祭七廟者樂又二百

七十三變而每祭又各有金奏升歌下管閒歌合樂

諸節王所不與者亦尙不在此數其禮節樂節之繁

如是然則鄭君之說其是非姑不必論卽依其說推

其情事已有不能無疑者夫周以夜半爲朔

見尙書大傳白

虎通

則王於是日夜半卽當至南郊明堂行告朔禮

又聽羣臣讀朔政事畢乃反則以太牢九獻徧祭五

廟是爲朝廟繼復依此禮更徧祭七廟告卽位禮成

又以特牛祭文武於文王廟告立周公後以上諸祭

通畢而後王始就燕郊廟之往反周歷蓋已不堪其

勞加以縵儀廣樂次第畢舉崇朝竭蹶苟求蕝事既
乖誠敬之道而黽勉奔赴曾無休息亦殆非有血氣
者所能勝也倘必示以整暇從容成禮則雖竟日逮
夜亦必不遑給此其義必有所不安矣禮器說子路
與季氏祭室
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賁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夫
季氏侯國大夫止三廟猶逮夕乃畢事況以王祭七
廟禮節之繁相去倍
蓰其不及事可知然則鄭釋書詩之義果盡不足
馮乎則又非也夫告朔也朝廟也皆有周一伐之通
禮每月所恆舉者也告卽位告立周公後爲非常之
大典於義尤不容闕鄭所舉四大節皆無可疑惟其
禮樂節次則鄭孔義有不可承用者蓋依鄭義告朔
以特牛其禮甚簡而朝廟則用太牢禮視時亨是朝
廟禮大告朔禮小矣然春秋二季經閏月不告朔猶

朝于廟公羊傳云猶有可止之辭是必告朔禮大朝
廟禮小文公廢其大而行其小故經書猶以示譏而
公羊以爲可止若云朝廟卽朝享備有裸獻諸節直
與正祭無異則禮實盛於告朔遠甚何得經箸猶朝
之文傳發可止之譏乎略本金蓋周禮朝享依鄭司
農實當爲大祫而朝廟必非卽朝享其禮當視告朔
尤殺宜用薦禮凡薦不用成牲亦無迎尸裸獻之節
故節次簡略雖比月頻舉亦不嫌其太數鄭司尊彝
注說非篤論也至詩箋謂新王卽政必以朝享之禮
祭於祖考告嗣位此爲卽位告廟大典鄭謂用盛禮
說本不誤然止可云以時享之禮不當云朝享也但
以裸獻盛禮而同日兩次疊舉禮太繁數鄭君不宜

懵然不省況禮經通例重可咳輕故毛詩魯頌閟宮
傳說諸侯夏禘則不祔秋禘則不嘗彼以殷祭而廢
時祭一月之間尙不重舉祭不欲數其義昭然竊疑
鄭意或謂卽因朝朔而祭五廟兼告卽位禮有相苞
本不謂其更端重舉惟二祧爲朝朔所不及則特舉
此祭故詩箋云以朝享之禮祭告祖考亦似謂朝朔
與告卽位止一次舉祭不分兩事特孔氏不能發明
其旨耳若如今攷定朝廟用薦禮與朝享時享不同
則其禮尤輕無關要典是日既有告卽位之盛禮則
此更在可省之科舉重略輕不嫌疏簡如是則是日
王旣告朔反而祭廟實止一次以朝朔兼告卽位雖
復徧及羣廟且用太牢備九獻要與平時廟享大祭

略同惟五廟之外又及二祧略有增益耳至於樂節則考之明堂位祭統魯用王禮大禘止備大武大夏二樂足證王禮亦無偏舉六舞之理樂及偏舞乃王子頹之宣侈安可據以爲廟祭之正法邪然則告卽位與朝朔不分兩祭旣無重複繁瀆之嫌而告立周公後則又止用特牛且文武祫祭亦不分告則窮日之力自不慮其不逮不給如是則書詩之義庶乎其可通爾蓋必知朝朔之非朝享而後春秋經傳與周禮義乃不相迂而知廟祭之禮舉重可以咳輕鄭詩箋以朝享禮告卽位可決其不必重舉九獻之盛禮唯因鄭誤提朝享朝朔爲一而詩箋以朝享禮告卽位是否卽以此兼咳朝朔又未明著其說義疏家

隨文詁釋不能申正遂使大祭盛儀并萃一日繁數
勞勩殆不可堪上推禮意下揆人情皆不無寔礙近
陳氏毛詩傳疏不從鄭義而謂雒誥特牛祭文武卽
兼告卽位則以改元受命之盛典而乃唯告文武竟
不及太祖及太王王季廟且不用太牢而唯用特牲
於禮太簡褻必不可通今綜合鄭義參酌折衷以求
其至當學者可無疑矣

詩彤弓篇義

小雅彤弓首章云鍾鼓既設一朝饗之次章云一朝
右之三章云一朝醕之毛傳云右勸也醕報也鄭箋
云右之者主人獻之賓受爵奠于薦右旣祭俎乃席
末坐卒爵之謂也陳碩父疏云楚茨傳侑勸也右侑

聲通侑本字假借作右又作宥胡墨莊後箋云上言
鍾鼓既設則右醑明是饗時之事右之醑之當主侑
幣酬幣爲義左傳莊十八季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
命之宥皆賜玉五穀馬三匹僖二十五季晉侯朝王
王饗醴命之宥僖二十八季晉侯獻楚俘于王王饗
醴命晉侯宥是則饗禮本有侑幣今攷聘禮云若不
親會使大夫各以其裔朝服致之侑幣致饗以酬幣
公會大夫禮公受宰夫束帛以侑是則饗禮有酬幣無侑幣胡以右
爲侑幣與饗禮不合非也胡說本何楷世本古義但何謂饗兼會禮有醑幣又
有侑幣胡則謂饗禮自有左傳莊十八季虢公晉侯
侑幣非兼會禮二說小異朝王王饗醴命之宥又僖二十五季二十八季皆有
命宥之文杜注竝訓爲既饗以幣帛侑助孔疏亦竝

以酬幣爲釋王文簡據公會大夫禮聘禮席其誤而

據爾雅云酬酢侑報也謂侑與酬酢同義命之侑者

卽命號公晉侯與王相酬酢經義述聞僖二十五季傳文

國語晉語載其事作王饗禮命公胙宥王氏亦云胙

卽酢之借字蓋如賓酢主人之禮以勸侑於王故謂

之酢宥同上王釋左傳國語之酢宥致塙此右卽左傳

之宥亦卽國語之胙宥蓋非侑幣而卽報飲之酢也

首章饗之卽獻次章右之卽酢合之三章云醕之正

是獻酢酬之禮猶匏葉云君子有酒酌言嘗之次章

云酌言獻之三章云酌言酢之傳云酢報也四章云酌言

醕之傳云醕道飲也彼詩初言獻中言酢卒言酬有獻有酢

有酬正是備一獻之禮故左傳趙武賦瓠葉穆叔知

其請用一獻之禮也此詩與彼詩差次正同惟以酢爲右文小異耳其不言嘗之者以嘗爲主人饌具之事在饗前非待賓之禮也饗有侑酢者卽秋官大行人云上公王禮拜裸而酢饗禮九獻侯伯王禮壹裸而酢饗禮七獻也若子男則王禮壹裸不酢饗禮五獻有獻而無酢不得言右之矣此箋云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飲而酌賓謂之醕孔疏引王肅以醕爲醕然則首章饗卽謂主人獻賓次章右卽謂賓功尤誤酢主人三章醕卽謂主人醕賓以詩禮互證差次甚明鄭訓爲奠于薦右孔疏遂謂右勸醕報皆不施於飲酒陳胡皆知此詩右卽侑宥之段借不知其卽酢宥之節皆其疏也

公羊去樂卒事義

公羊昭十五季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傳云其言去樂卒事何禮也君有事于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大夫聞大夫之喪尸事畢而往何注去樂卒事云畢竟祭事今攷檀弓鄭注云君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而往未襲也其已襲則止巫去桃茢彼注似卽本公羊竊疑鄭所見本去樂卒事下亦有而往二字與下攝主而往尸事畢而往文例正同依何氏解詁則君祭日聞大夫之喪無弔事直卒祭事如常日不往也鄭注周禮禮記引公羊往往與何本不同豈嚴顏家法之異乎

詩不殄不瑕義

大雅思齊篇云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毛傳云肆故
今也戎大也故今大疾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也烈
業假大也鄭箋云厲假皆病也瑕已也文王於辟靡
德如此故大疾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爲厲假之行
者不已之而自已言化之深也此章鄭義較毛爲長
而訓瑕爲已尙未盡得其義此戎厲並當訓爲大疾
假殄瑕並當爲疵病但其語略有輕重之別其意若
曰凡爲汝大病者皆不足爲病爲汝大疵者皆不足
爲疵也二句語意略同猶書康誥云用康乃心顧乃
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此云不殄不瑕猶
言不汝瑕殄也瑕與疵義同左傳僖十年云不女瑕

疵杜注云不以女爲罪釁實則瑕卽疵與詩書辭異而義亦略同周禮稻人鄭注云殄病也國語魯語云罔民之殄病是待毛訓殄爲絕鄭從之又訓瑕爲己書孔傳釋不女瑕殄云則我不汝罪過不絕也汝竝不得其義今以二文互證則昭如發蒙矣

毛詩魯頌駟傳諸侯馬種物義

魯頌駟傳言駟者有駟有皇有驪有黃傳云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孔疏據鄭君周禮校人注義申毛謂毛以齊馬爲良馬道馬爲戎馬陳碩甫疏則云傳文馬四種有良馬良馬當作種馬疑涉上良馬致誤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

馬一物駑馬一物邦國六閑馬四種此傳所準也周禮六種以種戎齊道田五者爲良馬其一爲駑馬四種則以種戎田三者爲良馬其一爲駑馬不得以種馬獨擅良馬之稱矣今攷周禮校人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邦國六閑馬四種鄭注云諸侯有齊馬道馬田馬駑馬彼注蓋因六馬之次種戎最在前故謂諸侯唯有齊馬道馬無戎馬與毛異審毛意蓋以馬質掌質馬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駑馬三馬皆買之民間非國廐所生鄭注亦云此三馬買以給官府之使無種也故以充諸侯之馬但其所謂良馬者不知正指何馬依校人經義則良馬本通駭種戎齊道田五馬毛旣

別數戎田而種馬又諸侯所不得乘則良馬內無種
戎田三馬可知竊疑毛所謂良馬者殆兼指齊道二
馬也蓋齊馬爲金路所乘道馬爲象路所乘據巾車
金路同姓以封象路異姓以封之文諸侯同姓乘金
路者旣當有齊馬則不得有道馬異姓乘象路者當
有道馬又不得有齊馬以其齊道不定故渾舉之曰
良馬此毛依周禮爲釋不質指齊道之意也校人云
馬文有先後本非尊卑之次戎馬本革路所駕巾車
革路封四衛在異姓象路之下則戎馬不得在道馬
之上可知況五等侯國皆有軍制則不得無戎馬鄭
義自難通孔疏謂毛以齊馬爲良馬道馬爲戎馬名
實尤貿亂必非毛義陳氏謂良馬當爲種馬然種馬

爲王乘玉路所駕非諸侯所得乘其說亦必不可通也

今文禮記依銛義

既夕記說明器之弓云有秘設依撻焉注云秘弓檠也依纏弦也撻射側矢道也皆以韋爲之今文撻爲銛賈疏云言依者謂以韋依纏其弦卽今時弓彊是也云撻射側矢道者所以撻矢令出賈唯釋依撻之義于今文依銛則絕無疏釋攷銛卽銛之隸變故劉昌宗音括陸德明音息廉反則是誤仞爲从舌之銛殊謬今文說蓋以依銛爲隱栢之借字說文栢从木聲之栢異隸書依槩字通書無逸則知小民之依猶譌提并爲一形國語周語云勛恤民隱孫星衍說白虎通義衣裳篇云衣

者隱也依衣與隱竝一聲之轉梧諧聲類亦同說

文木部云櫟梧也梧櫟也二字列榜檠之後

櫟即蓋

與秘同爲正弓弩之器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篇自

設於隱栝之中隱栝卽櫟栝也尙書大傳子贛曰櫟

栝之旁多曲木荀子大略篇云大山之木示諸櫟栝

又性惡篇云枸木必待櫟栝烝矯然後直何休公羊

傳序云櫟栝使就繩墨栝字或作括尙書盤庚尙皆

隱哉僞孔安國傳云相隱栝其爲善政漢書刑法志

隱之以勢臣瓚注云秦政急峻隱栝其民於隘狹之

法皆其義也若然今文記義亦自可通鄭君以其不

及古文之長故不從而箸其異文于注陸音旣不識

栝字賈疏復惜然莫辨近儒徐新田胡墨莊諸家釋

古今文者亦咸不能補正故宣究其義俾治禮學者有攷焉

申喪服注旁尊降義

喪服齊衰不杖期章注謂降有四品其尊降厭降出降三品並據傳義無俟申證惟旁尊降傳無正文說者多不得其情遂滋疑悟此不可以不辯也按喪服本章世父母叔父母條傳云然則昆弟之子何以不期也旁尊也不足以加尊焉故報之也鄭旁尊降之目蓋隱据彼文世父叔父於昆弟之子雖尊而非父子不足以其尊正加於昆弟之子故謂之旁尊公於昆弟分則君臣親則昆弟君之於臣爲正統之尊是以加之然泛臣無降法而公之昆弟有降法

以降者不繫於爲公之臣而繫於爲公之昆弟繫乎
昆弟則與正尊之所加者固區以別矣故謂之旁尊
降此與世父叔父之爲旁尊其義一也蓋公與大夫
之降其尊爲已所自有則謂之以尊降公子大夫之
子從君父而降爲正尊所厭則謂之厭降公之昆弟
從昆弟之爲君者而降非正尊之所厭則謂之旁尊
降旁尊者別乎正尊之言也正尊者足以加尊者也
足以加尊斯可以言厭旁尊者不足以加尊者也不
足以加尊斯可以言厭旁則不得不別爲之名曰旁
尊降故小功章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從父昆弟庶
孫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賈疏以大夫之子爲厭降
公之昆弟爲旁尊降明大夫之子爲正尊之所加則

爲厭降公之昆弟非正尊之所加則爲旁尊降疏義
蓋深得鄭旨至賈釋旁尊降謂公之昆弟有兩義旣
以旁尊降又爲餘尊厭此據大功章公之庶昆弟爲
母妻昆弟傳文實卽四品中之厭降也然鄭於厭降
中止數公子而不及公之昆弟者蓋餘尊厭繫乎先
公不繫乎今公繫乎今公則爲昆弟繫乎先公則爲
子先公之子猶然公子也則鄭於厭降止舉公子固
足以眩之矣閻伯詩乃欲於厭降之外更增餘尊厭
降不知鄭說精密本無賸義也

官人義

周時王國侯國治事之人其等有四曰卿曰大夫曰
士曰庾人杜官者此四者皆有秩于國者也卿大夫

士周官及諸經詳載之庶人杜官者見於孟子及王

制鄭君以爲周官府史之屬官長所辟除不命于天

子國君者是也因其杜官故謂之官

周官載師官田注官田庶人杜

官者其家所受田也

呂氏春秋愛士篇陽城胥渠處廣門之官

夜款門而謁高注官小臣是也亦謂之官人荀子榮

辱篇云志行修臨官治上則能順上下則能保其職

是士大夫之所以取田邑也循法則度量刑辟圖籍

不知其義謹守其數慎不敢損益父子相傳以持王

公是故三代雖亡治法猶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

祿秩也孝弟原慤錄疾力以敦比其事業而不敢

怠傲是庶人之所以取煖衣飽食長生久視以免於

刑戮也又王霸篇云若夫貫日而治平權物而稱用

則是官人使吏之事也楊注官人列官之人也又彊國篇云士大夫益壽官人益秩庶人益祿楊注官人羣吏也據荀子諸文則官人在士大夫下廬高於庶人一等且與使吏同俾是官人卽庶人在官者無疑矣或謂庶人益祿乃是庶人在官者不知此乃周禮官工賈奚隸之屬又下府史胥徒一等者也古文經聘禮官人布幕于寢門外鄭從古文作管記注管古文作官管人爲客三日具沐五日具浴士喪禮管人汲不脫繻屈之聘禮記及士喪禮注不云古文作官穆天子傳官以前止雅之疑古文亦當作官穆天子傳官人陳牲又云官人膳鹿獻之汲冢竹書皆古文此故與禮古經合此二書所謂官人與荀卿書同亦泛指眾小臣無專官亦無專職故凡布幕具沐浴汲水陳牲膳鹿諸勞辱事無不役之也蓋官本爲官府百吏之大名故說文

一部官吏事君也其上者卿大夫謂之官正故國語
周語云官正蒞事上卿監之楚語云天子之貴也唯
其以公侯爲官正是也其次士爲官師賈子階級篇
云古者聖王制爲列等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
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施及庶人是官師爲上中
下士之稱左襄十四季傳官師相規杜注官師大夫
又十五季傳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注云官師
劉夏也孔疏引釋例以劉夏爲元士中士祭法官師
一廟注云官師中士下士也國語楚語位中有官師之典章注云師長也
國語吳語行頭皆官師韋注云三君皆云官師大夫
也三君謂賈逵虞翻唐固昭謂下言十行一嬖大夫此一行宜
爲士周禮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鄭韋說與賈子合

足正三君及杜說之誤蓋自官師以上皆有壽於朝
左襄二十五季傳所謂百官之正長師旅是也其下
者爲庶人在官則無壽而受職役其秩卑而員眾故
稱官人以通包之以其爲在官之庶人別於官正官
師或特爲制字則謂之倌說文云倌小臣也从人官
聲詩曰命彼倌人是也毛公鄭君皆不知倌人官人
異文而同義於是隨文立訓詩有夙駕之文傳遂云
倌人主駕者聘禮官人布幕今文藉管爲之注卽謂
管猶館也館人謂掌次舍帷幕者館人見左昭元季
傳杜注館人守舍
人與官
人異具沐浴在客館則又云掌客館者或又因官
之爲管則又以掌管鑰之義傳合之見喪大疏釋家
記釋文又踵其誤而求其官以賁之賈氏禮疏遂謂天官有

掌舍掌次幕人等館人卽掌舍諸侯兼官故掌次舍
帷幕近儒胡氏匡衷儀禮釋官次沿其說不知穆天
子傳次有官人非徒侯國官名也說文館訓小臣其
說與毛異而最精塙段氏注乃云小臣蓋周禮小臣
上士四人大僕之佐胡氏承琪毛詩後箋亦主其說
不知許所謂小臣乃泛指臣之小者猶闕下曰豎也
騶下曰廐御也之例竝非實指其官且周官小臣無
掌駕之文鄘風命彼館人不過因君出則小臣當從
故偶及之非必命主駕也儻館人果爲周官小臣則
小臣卽是官名又何爲別制館字以名之乎此皆由
不知館人卽官人官人卽庶人杜官之解本無專職
故望文生義而卒不可通也

荀子君子篇天子口能
言待官人然後詔此官

人蓋百官府長屬之通稱與他篇小異楊注云官人掌喉舌之官也尤非

樂記五色義

樂記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鄭注云五色五行也孔疏引崔氏云五色者五行之音謂宮商角徵羽之聲和合成文而不亂也今攷五行與聲樂義甚遠注說固難通崔以五行之音強申其義然五音不當云五色其說究未可馮孔從之非也諦審此二句文義五色當屬目治與八風屬耳治相儷成文不亂亦正冢色言之與上文聲成文謂之音不同竊謂樂舞有用旌旗表行列者此五色蓋謂五方旗識左傳哀十季宋公享晉侯請以桑林舞師題以旌夏杜注云旌夏大旌也題識也以大旌表識其行列此

大舞以旌旗表位之證五色卽周禮司常九旗之五

正旗大常黃大旂青大旗白大旛赤大旒黑各分配

方色

依金氏禮箋說鄭司常注說誤

亦卽曲禮左青龍右白虎前朱

雀後玄武與招搖在上合而爲五也

亦金氏中以其雀靈恩說

備方色故經典或謂之五色大戴禮記虞戴德篇云

天子以歲二月爲壇于東郊建五色設五兵具五味

陳六律品奏五聲諸侯教士執弓挾矢履物以射五

色卽五旗與樂記義正同非泛指采色也又大戴禮

誥志篇云孟春于時鷄三鳴卒明載於青色青色卽

東方龍旂故云載亦卽月令春載青旂也鄭巾車司

常注謂九旗之帛皆用絳而以大赤大白別爲旛故

不知旗有五色遂不得其解矣依大戴說知古行大

典禮亦多建五方旗不徒樂舞曾子問云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注云方色者東方衣青南方衣赤西方衣白北方衣黑今攷彼方色亦謂五方之旗注以方色爲衣色非也方色與兵卽謂五旗五兵故穀梁僖二十五季傳云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兵三鼓楊疏引麋信云各以方色之旌置之五處五麾卽五旗此亦說救日之禮與曾子問說正同救日建方色之旗陳五方之兵亦卽虞戴德之建五色設五兵也蓋諸侯各依其國所處方位建其方色之旗以自表異如東方諸侯則建青旂南方諸侯則建赤旗是也若如鄭說以爲衣色則冕弁冠諸服各有定色五

等諸侯救日服無見文若祭服當服冕服玄衣纁裳
齊服則玄冕玄裳遇災則素服皆不得隨方色爲變
異於禮例殆不可通淮南子時則訓有五時衣采及禮無會不足管子幼官篇云東方旗物尙青兵尙矛
南方旗物尙赤兵尙戟西方旗物尙白兵尙劒北方
旗物尙黑兵尙脅盾漢書祭祀志劉注引皇覽逸禮
說四時迎氣旗旄與兵亦各從方色足徵古行禮多
以方色之旗物配五兵與曾子問亦可互證通校大
小戴記五色之爲五旗證論塙鑿足知以方色表旗
物爲古恆語故經典咸不云旗而經稱色而鄭崔孔
諸儒以五色爲五行之音或以爲五方之服其誤亦
不辯而自明矣

喪大記虞篚義

喪大記云君裏椁虞篚士不虞篚鄭注云虞篚之文未聞也孔疏謂盧植有說而未引今攷篚卽士虞禮之篚也士虞經云苴刈茅長五寸束之實于篚周禮司巫注引作篚又云祝迎尸一人衰經奉篚哭從尸釋文篚本亦作篚是篚篚同物又云從者錯篚于尸左席上注云篚猶吉祭之有所俎蓋吉祭有所俎以盛尸祭虞則易之以篚盛苴及隋祭虞篚卽謂此也若然士虞有篚而云不虞篚者少牢特牲所俎主人親設之士虞則虞篚從者設之其禮視吉祭所俎爲殺然則大夫以上虞篚殆亦主人親設之可互推也蓋士虞經雖無虞篚正文而奉篚錯篚諸文卽其證

諛謹據以補廬鄭之義

公羊昧雉義

公羊襄二十七年傳云公子鱄挈其妻子而去之將濟于河攜其妻子而與之盟曰苟有履衛地食衛粟者昧雉彼視何注云昧割也時割雉以爲盟今攷曲禮孔疏引五經異義盟牲所用許慎據韓詩云天子諸侯以牛豕大夫以犬庶人以鷄又口毛詩說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鷄是盟用牛羊豕犬鷄史記平原君傳說毛遂與楚盟又用鷄狗馬血是六牲可通用然未有用雉者且雉不生得割之無從得血則又不可以盟竊疑此雉卽謂鷄也蓋六畜之初本皆爲野鳥獸歷久豢養馴擾而成家畜如鵝與鴈鶩與鳬同類

而爾雅釋鳥云舒鴈鵒舒鳧鶩經典亦多單稱鵒鶩爲鴈鳧皆以家野通稱不別若然鵒鶩可稱鴈鳧則鷄雉同類亦可互稱矣凡經典以鷄爲雉者甚多今略徵之如易鼎九三爻辭云雉膏不食野雉無膏非膳羞所恆用雉膏定是鷄膏周禮庖人鄭注云膏腥鷄膏是也爾雅釋鳥云雉之暮子爲鷄郭注云晚生者今呼少鷄爲鷄雉不卵育於家何用辨其子之早晚諦繹郭注亦正據鷄子言之晉時方言猶不違雅訓也史記龜策傳說宋元王斲龜事云乃刑白雉及與驪羊以血灌龜于壇中央白雉亦當是白鷄若野雉之白者古以爲瑞物絕不可得且不生獲亦無血可斲足明其非矣以相參證其義可知蓋鵒鶩鷄之

初本通名鴈鳬雉後世家畜漸蕃失其野性而文字
言語孳乳寢多始別有鵝鵞鷄之名然舊名沿襲尙
存不甚分別但以鵝鵞爲鴈鳬古書常見獨以鷄爲
雉所見較少箋詁家率習焉不察古言茫昧抑亦釋
名辨物者所當知也

蕭同叔子義

左氏成二年傳稱齊頃公之母云蕭同叔子杜注云
同叔蕭君之字齊侯外祖父子女也公羊作蕭同姪
子何注云蕭同國名姪子者蕭同君姪娣之子嫁與
齊生頃公穀梁作蕭同姪子之母范注云齊侯與姪
子同母異父昆弟穀梁此說與左氏公羊史記並異
鍾文烝以之母二字爲衍文是也史記齊世家作蕭桐叔子晉世家

作蕭桐姪子蕭同卽蕭桐依何說自是國名爲宋之

附庸左傳莊十三季有蕭叔大心卽蕭同君

史記殷本紀索

隱引世本子

姓有蕭氏廣韻三蕭注引風俗通謂宋樂叔以討

南宮萬立御說之功受封于蕭唐書世系表則謂宋

戴公生衍字樂父裔孫大心封蕭通志氏族略本文

選沈約齊安陸王碑李注說古蕭國爲宋所并微子

之支孫大心食采于蕭諸說不同而皆爲子姓之枝

別則其君固與宋同姓古女字皆繫姓爲稱則叔子

蓋齊侯母字子卽宋姓叔其行弟猶言叔姬叔姜爾

公穀姪子亦謂蕭同君之姪或頃公自有適母而叔

子爲姪娣皆未可知要子爲姓固與左氏同也何范

諸說並以子爲女子殆失之不攷杜征南誤以蕭同

叔爲字孔據約又謂蕭同姪子謂蕭同叔之姪女忽子忽姪尤不辭矣

左傳室皇義

左傳文十四年楚圍宋傳說楚莊王云屨及於室皇
劍及於寢門之外杜注云室皇寢門闕今攷室皇爲
門闕於古別無所見凡侯國闕在雉門春秋經雉門
災及兩觀是也與內朝之庭相去絕遠至寢門則止
爲臺門不聞有闕也攷呂氏春秋行論篇亦載此事
作履及諸庭劍及諸門則室皇必寢門內庭中地若
門闕則在門外不得爲庭矣竊疑室皇卽路寢庭左
右闔門之屏也管子小匡篇管仲反入倍屏而位國語
吳語越王八命公不與言少進中庭公不與言少進

夫人王背屏

傳堂公曰云云是路寢庭中有屏荀子大略篇諸侯

侯內屏在周書皇門篇云周公格于左閼門孔注云

路寢左門曰皇門皇音皇也案此文難通疑當作亦

本有爾雅釋宮云宮中之門謂之闔衛門謂之閼通

言之闔門亦曰閼門左傳成十七季齊慶克與又曰

皇門其制雖殺於路門蓋亦有屏以別內外室皇即

皇門內屏室皇者謂室塞皇門也毛詩幽風七月論

語八佾篇邦君樹塞門集解鄭注謂樹即屏是路門

之屏謂之樹有塞門之義故皇門之屏亦謂之室皇

足相比例矣呂氏春秋高注引作經皇杜注云經皇豕前

闕經室字亦通疑亦塞門內當屏之地與此可互證

左傳齊新舊量義

昭三季左傳晏子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杜注云四豆爲區區斗六升四區爲釜釜六斗四升十釜爲鍾鍾六斛四斗登加也謂加舊量之一也以五升爲豆四豆爲區四區爲釜則區二斗釜八斗鍾八斛釋文本或作五豆爲區五區爲釜者謂加舊豆區爲五亦與杜注相會非於五升之豆又五五而加矣今攷陳氏新量之釜蓋十斗非八斗也依傳文當以四升爲豆不加而加五豆爲區則二斗五區爲釜則一斛積至鍾則十斛所謂三量皆登一者謂四量唯豆不加故登者止三量而鍾亦卽在三量之中也區字亦作鉅管子輕重丁篇云今齊西之

粟釜百泉則鑑二十也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鑑二泉也又海王篇云鹽百升而成鬴鬴字同是正以五區爲釜而鬴百升卽一斛亦正以五豆之區更五加之乃得有此數蓋管子書多春秋後人增修故正用陳氏新量足爲左傳增一左證若如杜說則三量各依舊法而唯加豆爲五升以爲根數實則四量皆加不得云三量顯違傳義且依其率加之是釜止八斗不得有一斛與管子亦不合矣如陸說則五豆爲區固用四升之豆而五之爲二斗而五區爲釜乃仍用四豆之區而五之則亦止八斗故云亦與杜注相會然於文義殊迂曲杜意固未必然也